

# 互動與變遷：《流》中人物與戰爭相關的情感探討

## 一、前言

讀完《流》後，我看到戰爭帶給書中的角色各種情感，即使沒有直接參與也受到影響。然而，與戰爭有關的情感並非永遠不變，而是不斷變化。這些情感在角色們心中有過怎樣的狀態？又是甚麼力量在推動其變化？本文藉由汲取書中幾個主要人物行為與對話，剖析他們的想法；再根據他們前後所經歷的事件推測情感產生變化的原因，最後將情感綜合探討作結。

## 二、與戰爭相關的情感

### (一) 戰爭親歷者的情感面向

《流》故事主軸為葉秋生尋找凶案真相的過程，葉尊麟、王覺兩人曾參與同時代的戰爭，並且分別為凶案被害人和加害人，因此取與他們兩個有關的情感探討。

#### 1. 生存作為第一要務

戰爭使社會動盪不安，資源匱乏、亂事頻生，許多人為了生計或逃脫追殺，被迫從軍。葉尊麟曾對那個時代有淺白的詮釋：

大家都半斤八兩，因為和這個陣營吵架，所以就加入另一個陣營；有奶便是娘，哪裡有飯吃就投靠哪裡。共產黨和國民黨幹的事情都一樣，闖進別人的村莊，搜刮金錢與糧食，然後徵召農民，再去其他地方幹同樣的勾當。戰爭就是這麼一回事。<sup>1</sup>

因為生活必須仰賴所屬陣營，觀念也受其所處環境潛移默化。

#### 2. 仇恨的鎖鏈

書中一連串事件最早可追溯到葉尊麟向各處村莊的井水中投入不會致死的毒，誑騙居民，藉此斂財。據傳，之後王覺的父親王克強帶領「治安維持會」整治葉尊麟所住村莊，殺害了葉尊麟父母。西元 1943 年中日戰爭期間，葉尊麟因他的雙親被殺，加上反日情結，與許二虎殺了許多被視為親日的沙河莊村民。<sup>2</sup>而王覺在樹上親眼目睹自己的雙親被殺，因此發誓要殺死許二虎和葉尊麟全家<sup>3</sup>；在殺死許二虎全家後，他向葉尊麟謊稱自己是許宇文並待在葉尊麟身邊等待機會

<sup>1</sup> 東山彰良著，王蘊潔譯，初版《流》（臺北市：圓神，2016年6月），頁22。

<sup>2</sup> 東山彰良著，王蘊潔譯，初版《流》，頁333-334。

<sup>3</sup> 東山彰良著，王蘊潔譯，初版《流》，頁339-340。

復仇。<sup>4</sup>

葉尊麟可能是為了維持生活而四處斂財，即使行為不正當，也不該面臨雙親被殺的慘劇；王克強或許也不希望殺死葉尊麟雙親，只是為了保護妻子、小孩，所以配合日本人。<sup>5</sup>由上述可知，戰爭產生各種形式的仇恨，這些仇恨源自立場的對立；然而，對立往往因投靠陣營與所處環境不一樣而產生，有時可能並非出於自我的選擇意願。而仇恨則會被戰爭激化，產生衝突與更深的仇恨。

### 3. 離鄉背井的心情

對葉尊麟而言，戰爭只是形式上結束而已，他始終希望再度踏上故土，回到家鄉。葉秋生在葉尊麟身上看到他對故土的懷念：

對祖父來說，那場戰爭還沒結束，所以才會小心翼翼地持續擦拭那把毛瑟手槍。正因如此，他和李爺爺、郭爺爺一樣，無法適應台灣的生活，也根本不想適應。他總是逼迫自己，不讓憤怒的火熄滅。祖父在離開大陸時就停止走動的時鐘，在殺回大陸以前，永遠都無法再度啟動。<sup>6</sup>

葉尊麟細心擦拭毛瑟手槍，小心的藏著它，代表他從來沒有捨棄攻打回大陸的意念。對葉尊麟而言，戰爭是唯一回到家鄉的方法，但戰爭難以重啟，內心的憧憬與現實的無奈相對比，可能是導致他暴躁焦慮的原因，如同書中一位葉先生所言：「焦慮和焦躁感是希望的另一面。」<sup>7</sup>至於王覺，若非要向葉尊麟復仇，他不會待在台灣長達二十年；在他放棄殺葉尊麟全家後，立刻找機會回到大陸。<sup>8</sup>

懷念故土是故事中，也是社會裡的普遍情感。

### 4. 後悔與為過去贖罪的心理

從葉尊麟將王克強全家照片小心藏好<sup>9</sup>，以及他在被殺時沒有反抗<sup>10</sup>，可知道他心中對這段過往感到歉疚和後悔，並且想以自己的死來彌補過去在沙河莊所做的行為。儘管深深後悔著過去，為了贖罪，他表面上仍要裝的若無其事，扮演好義父的角色，不可以讓王覺發現任何異狀。

### 5. 復仇意念

復仇的意念源自戰爭產生的仇恨。王覺親眼目睹雙親的死亡，發誓殺了葉尊麟和許二虎全家。<sup>11</sup>書中王覺對葉秋生說明他殺了葉尊麟是為了：「我希望你爺爺

<sup>4</sup> 東山彰良著，王蘊潔譯，初版《流》，頁 295。

<sup>5</sup> 東山彰良著，王蘊潔譯，初版《流》，頁 340。

<sup>6</sup> 東山彰良著，王蘊潔譯，初版《流》，頁 142。

<sup>7</sup> 東山彰良著，王蘊潔譯，初版《流》，頁 142。

<sup>8</sup> 東山彰良著，王蘊潔譯，初版《流》，頁 229。

<sup>9</sup> 東山彰良著，王蘊潔譯，初版《流》，頁 191-192。

<sup>10</sup> 東山彰良著，王蘊潔譯，初版《流》，頁 341。

<sup>11</sup> 東山彰良著，王蘊潔譯，初版《流》，頁 339-340。

體會和我父母同樣的痛苦」<sup>12</sup>，表現其復仇的動機。儘管王覺的復仇意志有過動搖與掙扎，在殺死葉尊麟前始終存在。<sup>13</sup>

## (二) 沒有戰爭的一代

身為遠離戰爭的世代，葉秋生是書中的敘事者，也是兇案的追查者，更是王覺與葉尊麟的家人，因此取其與戰爭相關的情感探討。

### 1. 想維護家人名譽的焦急

在葉秋生到沙河莊時，他站在護著祖父名譽的立場，與村民對葉尊麟的看法有很大的落差。他不顧自己身在立場相去甚遠的村民中，大聲的為祖父在沙河莊活埋村民一事辯解：

「但是，那是因為王克強先帶日本人去葉尊麟的村莊，殺了全村的人啊。王克強不是為日本人效命的嗎？」<sup>14</sup>

即使戰爭間的衝突紛爭環環相扣，複雜而難以釐清真相、追究責任，葉秋生仍不願趨於下風，認為祖父葉尊麟懷抱委屈，所作所為情有可原。即使村民放棄爭執，說：「那是戰爭，沒有人知道真相到底怎麼樣」<sup>15</sup>，葉秋生仍想為祖父爭一口氣，因此產生焦急懊惱的情緒。

### 2. 想以死亡斬斷憎恨

葉秋生在了解兇案的真相後，想要殺了王覺了結一切，他心想：

我覺得必須殺了叔叔，才能結束這所有的一切，才能原諒宇文叔叔。宇文叔叔的血是對我的疑問、欺騙和憤怒唯一的答案。

這是斬斷連綿不斷的憎恨最美的方式，我們可以不流血，但不流血到底能證明什麼？<sup>16</sup>

葉秋生肯定流血的價值，認為血可以斬斷因為各種情感糾結而產生的憎恨，可以作為付出代價的證明。而死亡是流血中犧牲最大者，被葉秋生認為是付出代價最艱難卻也最有力的方式。

## 三、 情感變遷與推動情感變化的力量

戰爭帶來的情感因為角色間的互動而改變，這些互動帶動情感的交流，使有

<sup>12</sup> 東山彰良著，王蘊潔譯，初版《流》，頁 337。

<sup>13</sup> 東山彰良著，王蘊潔譯，初版《流》，頁 342。

<sup>14</sup> 東山彰良著，王蘊潔譯，初版《流》，頁 333。

<sup>15</sup> 東山彰良著，王蘊潔譯，初版《流》，頁 334。

<sup>16</sup> 東山彰良著，王蘊潔譯，初版《流》，頁 342。

些情感被強化，有些消弭於無形。這些互動有各種形式，可能是直接的，像角色間的對話、愛的付出和接納；也能是間接的，如透過物品傳遞情感。當一角色感受到對方的情感，會有不同理解與詮釋，改變他對對方的看法，亦或自我反省；因此產生情感的變遷。以下延續第二部份，針對直接參與戰爭的葉尊麟和王覺，以及未參與戰爭的葉秋生，分別探討情感變遷的力量：

## (一) 針對戰爭親歷者的探討

### 1. 後悔與贖罪

人會因為有新的人生歷練而對過往以不同於當時的觀點思考；我們可以從葉尊麟渴望贖罪知道他對沙河莊所做所為感到後悔，究其原因，我歸納出兩項。其一，沙河莊村民戰時被他認為是親日分子，但他們只是想活下去，無從選擇，不該被殺。這使葉尊麟反省自己是否濫殺無辜。其二，根據葉秋生祖母和李爺爺的一段對話：

「俺記得黑狗的老婆是啞巴，但大家都覺得那麼做是為了隱瞞她是日本人的關係，因為曾經有人聽到他老婆用俺們聽不懂的話叫孩子……」<sup>17</sup>

從這句話可推測葉尊麟有猜到王克強老婆是日本人；王克強只是很想在混亂的戰局中保護自己的家人，這種保護親人的情懷是葉尊麟、王克強共有的，因此葉尊麟能感同身受，為自己的行為後悔。

有後悔才有可能使贖罪心理萌生。葉尊麟因為那張照片，確定他收養的人不是許宇文而是王覺。葉尊麟沒有戳破王覺的謊言，讓他繼續待在身邊，可能是因為內心的後悔與感佩他的勇氣；又或許葉尊麟認為王覺的勇氣源自於他的決心和復仇意志，使葉尊麟更加感到慚愧。命運給葉尊麟贖罪的機會，他決定把握住。是王覺以時間和毅力證明了自己復仇意志的堅定，強化葉尊麟對贖罪的渴望。

### 2. 仇恨與復仇

王覺懷抱仇恨跟隨葉尊麟來到台灣，計畫殺死葉尊麟全家。為了保全自己，使自已有機會回到大陸，他等待二十餘年才殺死葉尊麟；在等待期間，他感受到在葉家的歸屬感，即使回到大陸仍懷著感謝，對沙河莊村民說：「我在台灣時，他們很照顧我。」<sup>18</sup>。然而王覺心中的感恩並未瓦解其仇恨與復仇意志。

仇恨和感恩在王覺心中同時存在，使他產生糾結矛盾的情緒，甚至在殺了葉尊麟後，不顧可能暴露身分的危險，打電話到案發現場——布行。<sup>19</sup>或許對王覺而言，復仇不再只是為了宣洩恨意，而是希望透過完成過去悲切的誓言，讓情感羈絆終結在對方死亡的瞬間。但是，這看似結束的情感卻使他感到徬徨，希望葉尊

<sup>17</sup> 東山彰良著，王蘊潔譯，初版《流》，頁 276。

<sup>18</sup> 東山彰良著，王蘊潔譯，初版《流》，頁 336。

<sup>19</sup> 東山彰良著，王蘊潔譯，初版《流》，頁 31。

麟有活下來的可能。

而在王覺看到那張葉尊麟珍藏已久的照片後，葉尊麟的愛在王覺心中被賦予新的意義。王覺了解到葉尊麟隱藏自己的後悔，為的是讓他能毫無顧忌下手；而葉尊麟的愛不是給許宇文，而是給自己的——一個滿懷仇恨、隨時可能殺了他的自己。照片證明了葉尊麟的後悔、包容與犧牲，使王覺原已動搖的復仇意志消失，在大陸時，他悲傷的說：

「回到中國，站在這片土地上，就好像站在兒時立下的誓言上。以前的誓言……要殺了葉尊麟全家的誓言就像骨骸般埋在這片大地裡……不，那就是這片大地的骨骸。」<sup>20</sup>

為何悲傷？可能是因為在此地發生的戰爭使他跟葉家成為敵人，卻也因為戰爭產生的恨使他們共同生活，有了感情。原本的家人因戰爭而生離死別；新的家人又是本來憎恨的人，難以全然拋開過往的心結擁抱彼此。命運使他們的關係如此複雜而矛盾，如今隨著時間流逝，無論愛恨都成為過去，令王覺感傷。

王覺因瞭解到葉尊麟對家人的愛與面對死亡不反抗，是由於葉尊麟的反省與煎熬，使他的仇恨化為對過往的傷感與惆悵；而其復仇意志也因為感受到葉尊麟的痛苦而淡去。

## (二) 戰火已遠的世代：家族名譽與自我抉擇

### 1. 急於維護家人名譽的心情

葉秋生為何會急於維護葉尊麟的名譽？因為對他而言，祖父是個疼愛他的好爺爺，會起個大早只為了替他買豆花<sup>21</sup>；是個對兄弟講義氣性情中人，是個勇於承擔過錯的真漢子。他知道卻不願相信祖父也有不好的一面，不願相信他會在井中下毒以斂財；會將全村的人活埋，因此他希望找出理由為他祖父辯解。

在葉秋生了解祖父的過往前，他對祖父性格的了解來自祖父與他的互動以及平時觀察祖父和其周遭的人給他的印象。這樣的印象卻在與村民對峙的過程中遭受挑戰，使他必須面對印象改變帶來的衝擊。辯解除了是不想使自己敬愛的祖父蒙羞，也是為了捍衛自己的顏面。然而，這樣的情感卻無助於瞭解祖父的過往，無法使他感受祖父內心心境的轉變。

### 2. 對死亡的崇敬與肯定

葉秋生肯定血肉痛苦的價值，他認為以鮮血證明自己的決心需要很大的勇氣，其帶來的痛苦也很強烈。在他高中時，他被一群黑道分子團團包圍，他這樣做：

<sup>20</sup> 東山彰良著，王蘊潔譯，初版《流》，頁 342。

<sup>21</sup> 東山彰良著，王蘊潔譯，初版《流》，頁 123。

我大聲咆嘯著，把鐵尺刀刺進自己的大腿。(中間省略)我用實際行動向他證明，我不怕流血，也不怕刀子，更不怕寡不敵眾……<sup>22</sup>

他的舉動震懾了當時在場的所有人；血肉痛苦向人們證明了自己的勇氣，也保護了他，這樣的過往深深嵌入他的思想中。而比血肉痛苦更大的代價是死亡，他認為：

「祖父想要用全家人的性命彌補過去犯下的錯誤，證明了他內心像狂風肆虐般的痛苦。反過來說，正是他的決心拯救了全家的性命。」<sup>23</sup>

葉尊麟的死，讓葉秋生認為死亡是以痛苦作為代價付出的證明，可斬斷仇人的憎恨。於是，與王覺對質時，他想以王覺的死亡斬斷自己對他的憎恨。

#### 四、 總結—在命運中尋找選擇

戰爭使人們互相衝突，深化仇恨。因為戰爭，人們屈於環境，思想、行為受環境影響，被命運擺布，也可能因此傷害另一批人。每件事環環相扣，動盪的過程往往發於微小的事情，不易也不能歸咎責任。這些事都不是一個人造成的，當然也不該一個人承擔。但是，有些人會因為自己過去受到逼迫做出的行為而犧牲，如王克強；有些人會因為過去所做所為痛苦一輩子，像葉尊麟。然而，受戰爭影響的後代往往站在支持己方的立場，無法真正理解長輩心中的後悔與煎熬，也不能同理站在對立立場者的痛苦和困難。

書中，王覺因人生境遇，不再憎恨仇人。真正使王覺放下仇恨的力量是什麼？不僅是葉秋生所認為的「以死亡付出」的代價，那只是代價的一小部分。最大的力量是葉尊麟肯贖罪的勇氣，表現在他對王覺的感佩、包容、犧牲和愛。死亡證明了情感的濃烈，卻不能沒有情感作為基礎。而這樣的情感是當人願意為自己的行為作出彌補才有可能產生，無法透過殺死對方強取。當然，這樣的情感也必須被理解，感動對方，對方才能真正放下仇恨。

書中安排葉尊麟與王覺兩個仇人一同生活二十年，過程中的互動使兩人心境發生變化，情感的矛盾在相處過程中產生，卻也在機緣中化解；然而，彼此的歲月年華也在其中消逝。書的封面寫到：「魚說：『只因為我活在水中，所以你看不見我的淚。』」我們都像是活在水中，留著他人看不見的眼淚。」<sup>24</sup>我們難以了解他人的想法；想要了解一個人的情感、痛苦與掙扎，需要多少機緣與時間的積累，更何況他是自己恨的人。

戰爭傷害了每一方，自己恨的人可能也因戰爭而痛苦，他所做的事也不一定

<sup>22</sup> 東山彰良著，王蘊潔譯，初版《流》，頁 60-61。

<sup>23</sup> 東山彰良著，王蘊潔譯，初版《流》，頁 342。

<sup>24</sup> 東山彰良著，王蘊潔譯，初版《流》，封面。

是自願的，我們不能像葉秋生，只站在自己的觀點思考，極力保護家族的名譽。而且，戰爭十分複雜，我們也不該毫不退讓，想要清算混亂的過去。雖然仇恨的鎖鏈，繫著參戰的人與其後代；但是，當我們發覺自己的恨，來自一段糾纏不清的過往，是否能掙脫仇恨的網綁？若不能敞開心胸接納彼此，至少拋開執念，如此，才能斬斷連綿的仇恨。

## 五、 參考書目

1. 東山彰良著，王蘊潔譯，初版《流》，臺北市：圓神，2016年6月。

